

北大三部曲

北大女生

卮亭/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北大女生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大女生/卞亭亭著. —北京: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008-2976-0

I. 北… II. 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934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电 话: (010)62350006(总编室) 62005038(传真)

发行热线: (010)62005049 62005042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2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张: 11.5

定 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目 录

手抱五弦、目送飞鸿	{1
美满,但文不对题	{3
褪尽的玫瑰色	{10
拖鞋与才子	{16
当女孩遇见男孩时	{20
家,还是枷?	{27
飘忽不定的世界	{32
小屋,女生和节日	{34
自欺欺人的糊涂	{37
两个幽灵	{39
仍然是幽灵	{42
弱者无力纯粹	{47
雪的迷乱,还是我的?	{52
轻狂的表白	{61
她,蹲在墙角	{65
慌不择路的逃离	{68
漂泊,无家可归	{71

那条长街	{75}
赌局	{78}
分手,平淡无奇	{99}
没有情人的情人节	{108}
爱情,奉献或是试验?	{114}
不需要的真相	{119}
找个悲伤的理由	{124}
理想与现实	{128}
高楼上的自杀	{134}
在心里生长	{137}
让人衰老的生日	{142}
曾经,随风而逝	{153}
爱情与性	{157}
啼笑姻缘	{163}
暗藏玄机的谈话	{168}
才子的爱情生活	{173}
生与死,只在一瞬	{177}

女人,不是出租车	{186}
天桥下的弧线	{189}
四季燕园	{203}
断了就续不上	{209}
让人胆寒的谜底	{211}
内心不安分的修女	{216}
纯真年代的眼泪	{227}
伤心,接踵而至	{236}
不要或是无力索取?	{242}
只有疯狂才能拥有	{244}
漂浮在上空的旋律	{250}
暮春和初夏	{253}
女人与货币	{256}
改变,徒劳无功	{261}
你比晚霞忧伤	{264}
相向运动的小球	{275}
两个选项都太好	{283}

在边缘上行走	{285}
自由选择和荒谬	{289}
绝望了才会快乐	{302}
一如既往地荒唐	{306}
最后的疯狂	{312}
头脑简单,再好不过	{322}
不可重复的道路	{328}
疯狂的毕业生	{336}
让一切成为废墟	{343}
最后的晚餐	{348}
铁轨上的句点	{353}
后记	{357}



{手抱五弦、目送飞鸿}

念大学不过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。现在，我也还待在同样一个园子里，不过是身份变了一变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大学时代，竟然会觉得那么遥不可及。这就像是在火车上旅行，刚从车窗外晃过的风景，就已经成为了无法追回的过去，只剩下手抱五弦、目送飞鸿的怅然。

然而，事实上那并不是一个引人追忆的大学时代。

准确而客观地说，那不过是一场开得过火的玩笑。在那个时代里，空气中弥漫着《大话西游》的酸味。生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想打喷嚏却怎么也打不出来。

那时候，我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，把《大话西游》翻来覆去地看，直看到闭上眼睛也能把它从脑子完完整整地过一遍。那电影不过也是一场无聊的玩笑，现在也已经过时，被更加无厘头的东西替代了。

在那个“大话”的氛围中，我们找不到什么值得严肃追求的东西。这样，煞有介事便显得可笑。我们不想让自己显得那么可笑，就找到了一个好的出路：把一切都当成玩笑。

把值得珍爱的东西演绎为荒诞。在荒诞中痛恨和可怜自己。故意地把一切都失去。也许是潜意识里知道只有失去才知道它们的价值。带着满不在乎的表情，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，夸张地说着后现代的时髦话语。

这是我这个时候的大学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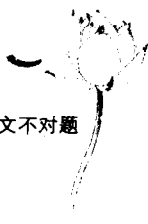
那几年里，我认真得几乎疯狂地重建自己的生活，但却把自己的世界弄得残破不堪。最后，我得到了一片残垣断瓦。

大一的时候，我两眼发红地生吞英语单词，硬着头皮狂啃根本无法理解的专业书籍，自尊自强、心无杂念得像五四时期的新女性。但很快，这种傻头傻脑的勤奋变成了“可笑”。

于是，大二的时候，我开始强迫自己没日没夜地睡觉，昼夜不分，晨昏颠倒。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时候，莫名其妙的悲哀让我好几次无缘无故地想到了自杀。我害怕思考，害怕安静。我知道，我应该不停地寻找，不管明不明白自己要找什么，哪怕就像只无头苍蝇一样地四处乱跑——我甚至可以假装在寻找，那被寻找的东西并不重要。

大三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选了多少课，也记不得到底选了些什么。我从周一到周日、从早上到晚上都在上课，无休止地上课。坐在拥挤的教室里，比邻着精神抖擞或者是恹恹欲睡的人们，我满意地丢失了意识，一脸木然地看着老师的嘴皮子在可笑地运动，安适地消磨着我的青春岁月和大学时代。

大四将临的那个夏天，我突然想到了“前途”这个可怕的词。我对它没有一点概念，也没有一点热情。我觉得我只是一具已经朽掉了的甲壳。我的去向只由一阵风便可以决定。但可悲的是，连那一阵风竟也是不可得的。于是，甲壳还需要自己爬动，才能有个安身的地方。在一个并不特别的日子里的一个并不特别的下午，我在学校南门外站了一小会儿，很快就做了考研的决定。考研是一件没



有意义的事情，我也不喜欢。可是，我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去。站在校园外面，看着莫名其妙的车和莫名其妙的人，我觉得外面的一切让我摸不着头脑。我就恐惧着。我要缩回我已经厌倦不已的北大，再像一个空的甲壳那样，在不为人知的墙角，继续空耗时日地待着。

我到大学来追求真理，可当真理欺骗我的时候，拯救我的可能会是爱情。

拉普拉斯在临终前说，科学是微不足道的，除了爱没有什么是真的。

叔本华又语重心长地告诫：爱情是大自然设置的骗局。

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

我也不在乎。

我只知道，我的一生将会在这种无法确诊的病态中走到尽头。

但幸好我错了。

一切的变化都在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。一切的变化都因缘于一段没有认真开始的故事。一切的变化都来自一个永远半真半假的人。



{美满，但文不对题}

我坐在看台上看着一场我毫不感兴趣的篮球比赛。

大四刚开学，人们好像都闲得发慌，所以竟然有如此

多的人在观看如此无聊的球赛。旁边的几个女生尖叫不断，梗着的脖子向上拉扯着肩膀，快要把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吊带背心的细肩带给扯断。我不明白她们的激情，但我有些嫉妒。

我看了看天——天很蓝，蓝得真的是漂亮……

球场内响起一阵欢呼。旁边的女生又在尖叫：“9号！9号！9号进了！”我低下头来看她们——她们竟然这么兴奋而陶醉。一个尖声说：“9号太帅了！哎呀，真是迷人人了。”另一个说：“身材好棒，还有性感的眼神。”前一个又说：“头发也好逸啊。”后一个说：“他叫什么？我决定了，不把他追到手誓不为人。”

我看着她们故意夸张出来的色迷迷的样子，喜欢起她们来——尽管她们号称要打我男朋友的主意。我看了一眼球场上穿着9号球衣的陈家明，他也正在朝着我挥手。我冲他笑了笑，把他搪塞了过去。

陈家明原本底子就不错，又很喜欢打扮，在邋遢惯了的北大男生中颇能抢几分风头。7月份的时候，他从我们学院——北大经院研究生毕业，分在北京市委工作。他是个称心如意的男朋友，虽然我们俩说话从来文不对题。我努力过，试图拿出点爱情来给他，可是我不知道我想给他的东西放到哪里去了，甚至不知道我到底还有没有这样的东西。我是因为懒得拒绝他而接受他的，但是他对我来说的确很重要。是什么意义上的重要？我一时说不清楚。至少，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男朋友，我开始被人羡慕了，开始有点什么东西值得夸耀了。要知道，在北大这个地方能有点什么东西让别人稍稍对你刮目相看，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！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太虚荣的人，那么陈家明之所

以重要性的原因肯定还有别的什么。可我真的说不清。

裁判吹哨了。陈家明那一队得胜。

我听到全场女生都在惊叫。我试图跟着叫两声，可是却只发出不痛不痒的几声“哼哼”，声音小到自己都听不见。

我觉得这太可笑了。

陈家明几步跑到我面前。他的跑姿有点做作地潇洒。他很温柔地对我说：“我去冲个澡，十分钟就出来。你在这里等等，我带你吃饭去。”

我掏出早准备好的纸巾替陈家明擦汗，装出刚才看得很入迷的样子，说：“打得很棒。”

这时姬北涛上来，兴奋地说：“巩莹，家明今天出尽风头了。”

姬北涛是陈家明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们院的硕士。我本来是不认识他的，但是通过陈家明，我和姬北涛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他和我同乡，经常在一起操着语速飞快的方言说笑，让旁边的陈家明又笑又骂：“鸟语花香！”

姬北涛和我之间的交情很快就和陈家明没有关系了。我喜欢他对北大的款款深情。每到周六下午，他就会到二体打篮球，然后逛逛未名湖，最后在静园草坪一躺就是一两个小时。他想回北大念博士，只因为他觉得燕园太适合休养生息。在北大和在别的地方，他整个人的状态反差极大。在北大时，他是生龙活虎的，除此之外，他却总一副身心疲惫、玩世不恭的样子。他在财政部工作，一切都顺利得乏味。我知道，他怀念失去的自由，怀念那一切在北大才能够得以抒发的情绪。

我对姬北涛说：“你更引人瞩目。”

姬北涛笑：“言不由衷。”

我也笑：“骄傲的心碰见谄媚的嘴，是最危险不过的。”

姬北涛：“不打自招了吧？”

陈家明看看旁边，低声说：“北涛，李莲子师妹来了！”

姬北涛一看，果然李莲子向他走来。姬北涛脸色一变，拉陈家明冲入篮球场附近的澡堂。

没有多久，我们三个人就来到西门外面的比萨店。

陈家明换下球衣后，穿了一件真丝衬衫，举止优雅得有点过度，从头至尾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，殷勤地替我切比萨和插饮料吸管，体面优雅地用叉子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。

姬北涛舒展了一下，抓起比萨就啃，说：“在学校待着就是好，有自由。机关里压抑死了，过段时间还是想办法回来读博士。”

没什么比自由更不能丧失的了。不过，自由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。我这样想着，看了看陈家明，说：“有的人觉得用自由换什么都是赚，有的人觉得换什么都是赔。”

陈家明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不要总说些没有意义的话。”

我笑了笑，不说话。

姬北涛说：“家明，你觉得工作得很开心？”

陈家明有些茫然，觉得这不成其为一个问题：“黄处长很重视我。”

姬北涛笑：“你的黄处长我见过。被他重视你不觉得很难过？”

陈家明正色说：“北涛，你这个人的毛病就是太目中无人，这样不好。”

姬北涛有些嘲弄：“你的目中尽是‘人’，惟独没有自己。上次到怀柔开会，你的黄处长可是把你当奴才使唤。”

陈家明的不快很明显，但他却大度地说：“你要这么理解我也没话说，我把这定义为重视。”

我笑了笑，岔开话题：“涛哥，你跟李莲子怎么样了？这可是你导师做的大媒，你敢抗婚？”

姬北涛啼笑皆非：“龙老非要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我可不敢助纣为虐。”

陈家明认真地说：“其实莲子条件挺好的，你倒可以认真考虑一下。”

姬北涛笑得有点惨：“你说，为什么人到了二十七八岁，婚姻就成了一个人都想来帮你解决的问题，处理积压商品一样。至于吗？”

我手里拿着吸管，对姬北涛又指又戳——这是陈家明最不喜欢我的动作——说：“你现在跌到什么价位了？爱情本来就是自我和相互的欺骗，倒是婚姻来得真实一点。”

陈家明皱眉：“小莹，你都在说些什么？”

我耸耸肩，不说话，满不在乎地笑笑，心里很无趣。

姬北涛也毫无意义地笑。

吃过饭以后，我们到静园草坪上坐着。

夕阳绚烂，蓝天澄澈，轻风徐徐。

这是全校最温情的草坪，可以任人坐卧。我讨厌那种铺着贵重的地毯草、上面竖着块牌子——“禁止践踏草坪”——的地方。我知道那叫绿化，往往为了供“莅临”者参观，是为了博取赞赏和效绩的。可惜的是，在北大，

这样拒人千里之外的草坪越来越多了。

我看见远处的姬北涛躺在草坪上，四肢张成个“大”字，惬意地看着天。

陈家明的手抚着我的长发。我听到他充满爱意地说：“小莹，和我在一起你开心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说：“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很幸福。”

陈家明高兴地说：“在我之前的那些男孩你都忘了？”

我声音里带着叹息，说：“像写在流沙上的字，经不起冲刷。”

陈家明既理解不了我眼中的游离，也不懂我那有些疲倦的语气，很无趣地说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从他们那里我没找到想要的东西。”

陈家明不解，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我沉吟了一下，说：“让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”

陈家明糊涂了，说：“我听不懂。”

我有点同情地看着陈家明，但心里更同情地看着我自己，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，说：“我最近精神不正常，考研复习给弄的。”

陈家明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去了解我的话，有些高兴话题的转变，问：“你不能保送吗？成绩那么好。”

我不经意地、口气依然平淡而轻松地说：“每年为保送都闹得乌烟瘴气。我不习惯夺人所爱，只喜欢人弃我取。”

陈家明批评道：“你太消极。不过，好好复习吧。”

我们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可说的。于是有一小段尴尬的沉默。我突然盯住陈家明，一动不动。陈家明的目光躲闪了。我看到那里有莫名其妙的惶恐。

他笑了笑，问：“干吗这么盯着我？”

我的笑似乎毫无城府，好像是在随口问：“你干吗躲闪？”

陈家明一时答不上来。我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心虚。我把目光移向别处。我提了一个我并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，根本没有要陈家明回答。

陈家明却在想什么。沉默了一阵，他突然问：“小莹，你确定今后会嫁给我吗？”

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，本能地吓了一跳，转头看陈家明，大惑不解地问：“这很重要吗？”

陈家明有些文不对题却好像考虑了很久一样，说：“单位福利分房只给结了婚的职工。”

我还是迷惑，没有说话。

陈家明似有心事，说：“有很多实际的问题……比如你读完研究生后可能会出国……”

我没回过神，只是说：“我没考虑那么远。”

陈家明有点忧虑地说：“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……”

我似乎明白了什么。但其实我什么也不清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到害怕，非常害怕。我好斗地逼视着陈家明，小声问：“你想分手？”

陈家明极力否认，说：“你瞎想什么？我只是害怕，只是随便说说。”

我恢复了平静，说：“放心吧，你做不了老光棍的。”

陈家明尴尬地笑，说：“我怕有一天你会恨我。……你知道我是个很实际的人……万一有一天外在压力太大，我等不了你，你会恨我。”

我不认真地说：“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会连原因都不问

就走开。我善解人意吧？”

陈家明抱紧我，有点激动地说：“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我只是说着玩。”

“我也是，我们都是闹着玩。”



{褪尽的玫瑰色}

很奇怪，从那一天以后，很长时间内，陈家明没有来找我。他说他工作忙。忙就去忙吧。我并不思念他，也不向往和他进行一如既往的那种文不对题的约会。我们彼此听不懂对方的话，也没有任何动力努力去听懂。

但是，我开始察觉到我们之间有些什么很反常的东西。

我和陈家明是彼此很陌生的两个人。我们不知道对方曾经做过什么，正在做什么，将来又会怎么做，但是我们是驰名燕园的“鸳配佳侣”。

这很可笑，但对我来说却有实在的意义。我始终相信爱情这种东西存在着，但那时的我很清楚，爱情距离我太遥远。我曾持续不断地和不同的人恋爱着，但每一次的目的不过都是在麻木不仁的心灵上再添一道新的伤痕。我追求的是那一阵短暂却清晰的伤心，来证明我是个还活着的人。

爱情背上了如此不纯粹的目的，这实在有点让我于心不忍。